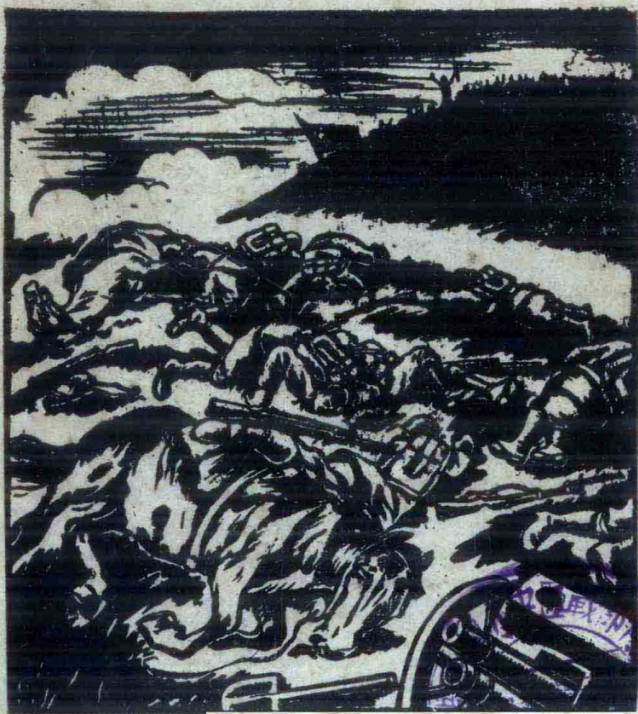


敵軍戰記

夏 烈 編 譯



行 發 社 版 出 群 新





敵軍戰記

夏烈編譯

新群出版社發行

敵軍戰記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發
行
者

新
羣
出
版
社
廣
州
盤
運
西
路
直
街
三
號

編
譯
者

夏

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出版

前言

這裡所輯錄的數篇，都是較珍貴的文字，從軍私記見發表於英文亞細亞雜誌上的，可看出一個日本兵自國內出發以至於戰死的歷程。「皇軍」還活着見一篇奇文，它描述出了日本軍的獸性，對於敵人的新軍影響，是極重大的。第三篇雖是一個新聞記者的隨軍，但也報告人戰爭中可注意的一段情形。附錄二篇是西人的觀戰記，充溢着對我抗戰的同情。

目次

前言

- 一 從軍私記……………一
- 二 「皇軍」還活着……………一七
- 三 魯南遇險……………三六
- 附錄：觀戰雜錄……………四八

從軍私記

我因爲是一個戰地通訊員，所以有機會看到若干從華北日軍那裏奪獲的文件。而特別使我刺激的是下面這一個短短的日記，我覺得有許多理由值得把這日記發表出來。我想，它是可以代表在華作戰的一般日本士兵的心理的。

這日記主要點是一個忠誠和銳敏的日軍的至誠的表示，他是第一次碰到由他本國的統治者所造成的在外國的戰爭。這日記裏面沒有什麼叛逆，而祇是對他的本國同胞們一種真情的流露罷了。他非常坦白地問這個問題：「喂，我們究竟是『爲了誰』該受這樣厲害的痛苦呢？」

爲了證明這日記的真實性起見，我可聲明，我曾看見過它的原文，而得一位中國翻譯者之助，把它一個一個字地直譯成英文的。因爲我們無從獲得日記原作者的妻子的同意，所以我決隱其名。

James Petram序

（這日記是從在日本時開始寫起。）

八月二日 天晴，五時三十分起身。

我已等候了很長久，希望能使一個人有出人頭的機會的日子到來。這麼一天終於來了。我的二個肩膀上擱着我祖國的命運。我要去的地方是華北，一塊有數千里廣的，在風和雲掩蔽下的黑暗的地方。戰鬥，再戰鬥。雖然並不希望我再生還，但是當我一想

到在我死後，將遺棄我的雙親，和我的妻的時候，就不免悲從中來。

這是九點三十分，應該離家的時候了。喔，我的雙親！我的妻啊！雖然我說：「你們不必希望我回來！」但我總不能隱住我的痛苦。俗語說：「娘心重過兒心。」你送我上路的時候，你的心理是怎樣的啊？

十一點十分——一聲汽笛響了，火車開始移動，帶走了我們幾個靈魂。許多我們的同胞來送我們行。在他們的歡呼聲中，我們終於離開了。

當我的妻子握着五色綽旗的時候，手在發着抖。她的臉好像和一個等待着死神降臨的人的臉一樣。這使得她更美麗了。喔，我的妻啊！這或許是我生中最後一次見你了！

我說：「當心你自己罷，我把我們的孩子託給你了！」我們的視線碰着了——我們的頰俱觸着——但是，她的臉隨即在人叢中失去了。在「萬歲」的呼聲仍隱約地刺入我的耳鼓。當火車進入山谷中時，長大的旗幟漸漸地變小了。緊張的心弦鬆弛了，我坐下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下午五時——我們抵達了 Hiroshime，我離開了人衆。六點三十分，我到了我的寓所。

八月三日 晴。上午十時，我向第五師團總部報到，開始我的任務。

我被派在板橋將軍的衛隊中。我們是一支赴華的五萬人的軍隊的總部的衛兵。假使總部中有一個長官。碰到了危險，那麼整個師團的行動都要受到損害，因為沒有組織，兵士們就不能作戰。

當我想到這一些事的時候，我就覺得我赴華責任的重大。

八月四日 晴。武器和制服發下來了。

八月五日 雨。長官們檢視制服和配備。

八月六日 仍雨。我在上午三點鐘起身，我向屋主人道謝，因為我已攪擾了他四天了。

三點五十分——離開住所。四點，集中在西 *Yi-chin* 軍事訓練廣場上。七點三十分，離軍訓場，沿電車軌道穿過馬路。

六點三十分——抵達 *Ujina* 港，上運輸艦 *Kizjho* 丸。

八月七日 今日陣雨。晨五時，船將啓碇。或者，這是我最後一次的離開我的祖國了。廣闊的海水在陽光下閃耀着。在海的那邊，水天相接，色彩不分。遠遠地，浮着帆

桅的影子。在我們的四週，都是些蔚藍的高山。水，是這樣的美麗！當我們離開 Ujina 時，人衆們揮動着我們的旗幟——太陽旗。「萬歲」的呼聲是值得記憶的勇敢的聲音。

但是，在駛過海峽以後，夜色中的蔚藍的海軍看來非常的孤寂。一切都看不清。

我們走進艙房，聽得引擎在我們下面發着舉重的喧聲。我的心遠遠地飛向我的家裏去了。我不能睡，就走上了甲板。船身被黑暗的波浪打擊着：她靜靜地向西方駛去。寒冷的風刺着我的熱的紅的面頰。麻木地我呆望着這夜空，星斗們好像在墜下來。不知不覺地，我的眼圈濕潤了。

八月八日 晴。在上午十二時十分，進了朝鮮的 Pusan 港：八時三十分，開始上陸。下午六時，開始我的衛兵——軍事警察——的工作。

八月九日 在 Pusan。

八月十三日 搬運貨物到 Pusan 車站，一直至八點三十分。

下午五點十五分，——汽笛聲響了，這軍用火車的長的行列駛離了。

八月十四日，上午六時。——離開了滿洲的安東車站。

悲慘的密雲漸漸地開朗了。天空是一片蔚藍。到處都浮漾着美麗的雲彩。今天的

天色很是可愛。我看見太陽從原野上升起來。

十一點三十分——我們經過Chikwen山。太陽高懸在蔚藍的高空，意外的景色真像一幅活動的風景畫。但是，從一個清明的高空中，這太陽射下了強烈的憎恨，牠燃燒着我們車上的鐵壁。空氣變得很壞，在車子裏面，熱得使人窒息。

下午七點——我們經過瀋陽車站。晚餐。天色漸黑；我們車中油燈的光輝看來非常孤寂。熱的空氣已消散，我們漸漸地感到有些冷意了。這變成了另外一個世界。

八月十五日 我們所趁的火車不顧一切地帶着炎熱的空氣和這些士兵在熱的擁塞的貨色車裏。中午時，牠停在中國的門戶——華北的山海關。

在這火車暫停的片刻中，我發了一個電報給家裏：「山海關平安地過去了。」十分鐘後，火車又駛離了。立刻，沿着車輛的行列，激盪着軍歌的響音。再過一站，我們就要進中國的領土——戰爭的中心點了。

八月十六日 今天，火車繼續地向前奔馳着。我不曉得我將到那裏去。華北的大平原是這樣的平坦，好像一片大海——看不見他的邊際，一直向前開展。在鐵路線附近，到處都是些花草和柳樹。在樹林叢中，小鳥們正在歌唱。他們的歌聲並不像杜鵑悲怨，

但他們好像要衝破他們的喉管似的——這是樹林中唯一的插曲。

八月十七日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抵達天津車站，用早餐。下午一時，又駛離了天津車站。車站上多次受日本飛機的轟炸，顯出了他悲慘的運命。站上還留着麵條一般交扭着的鋼條和焚燬過的火車的骨架。

下午六時——抵達廊房車站，他看來有些像蜜蜂窩。這裏有着二個在戰爭中被殺的日本一等兵的墳墓。下午九時三十分，駛離車站。

八月十八日 上午三時——抵達豐台，用早膳。上午八時，又出發。

下午九時——赴北平西直門車站。在右邊，展開着高大的城牆。在天津西北的各站，站上都沒有中國戰爭，火車中我們自己的鐵路公司指揮着。

下午六時——我們赴南口附近的昌平車站。在這一星期的貨色車中旅行的生活中，情形變得非常的糟糕。有整整一星期，我沒有接觸過地面。現在，兩腳得踏在堅實的泥土上了，我感到非常的愉快，但我不敢把我的愉快告訴我的伙伴們。

八月十九日 我們向着我們在昌平的師部進發，在上午十時抵達。今天天氣非常炎熱。因為我們在敵人的國家中，所以我們憑武力來搜括一切東西。所以我們就不吃飯，

而出去實行「強力的搜括」。我們弄到了十二只小雞，一大捆胡葱，和二捆番薯。

下午二時——有個人弄到了水，另幾個就動手殺雞。這真是一種愉快的士兵生活！

三時三十分——我們結束了我們的晚餐，就跳進了司令部後面的一條小溪中。洗了一個澡——一星期中，還是第一次。從我身上墮下來的齷齪好像一片片的紙屑。浴後，我覺得非常的驚奇，——每個人看來都這樣的愉快。大人們，都變成了小孩，我們沿着鐵路邊跑去，發現了五六個中國人以及幾匹馬的屍體。

八月二十日 輪到我担任守衛。

八月廿一日 上午六時，我守衛的任務完畢。

我幫同搬運五六萬的日圓北平橫濱正金銀行。因為沒有火車回駛，所以這一晚我就留在北平。

八月廿二日 上午八時——想離開北平，所以就赴西直門車站，等候去南口的火車。等了足足有八個鐘頭，沒有火車來，祇得又回去，住在前廿九路軍的營房內。

八月廿三日 上午八時——離開營房。

下午一時，抵達南口車站。

下午四時——我担任兩位來訪問陸軍的國會代表的護衛。

八月廿四日 上午十一點五十分——師團長乘飛機去前線視察。我護送他到南口的機場。十二點四十分，職務完畢而返。

八月廿五日 下午四時——輪着我值衛兵的班。

在華北的這部份有許多山峰顯露在陽光中，一縷縷艷紅的雲彩，浮漾在半山裏；山尖矗立直插入青天。一陣冷風從山中吹向我們的營帳裏來。這數千個在白天的熱炎下燻熾的兵士們現在得復蘇了。

八月廿六日 司令部將於天明向前移了，我便乘貨車前去察看道路。我們的路綫是從南口，經過鄉村，並越過八達嶺到懷來。在山中（約有八十里路遠）貨車沿着石路移動。半小時後，我們經過一個地方，在那裏聞到一陣非常惡腥的氣味。我便伸出頭去，藉着車前的燈光，發現了許多中國兵士的屍體；其中有八個是我們的人，他們的鋼盔是依舊戴得好好地。

我們在山中前進。看到處處都是被我們的大砲轟毀的敵方的城牆，悽慘的沐浴在月光下。晚上九點鐘，我們到達居庸關；但路途被我們的汽車隊所堵塞，我們便折回。

當我們回到南口村時，在路的右面突然出現中國兵士約有三十人，對着我們的貨車放鎗。我們便也向他們放鎗，約三十分鐘後，他們便又消失了。那是夜十一點一刻，月亮已在敵方下沉了。我們休息了二十分鐘，再繼續在路上顛沛，到南口已是十二點三十分了。

我們的伙伴們正坐在幽暗的燈光下。當他們看到我們平安地回來時，他們非常快樂，酌滿了幾杯啤酒祝賀我們的健康。那時候，我們的生命彼此交濟了。

八月廿七日 上午八時，整個師團離開了南口。在昨夜中國兵使我們受驚的那個村子中，一切都很靜寂。但路上有許多車子，因此使我們的貨車行走非常困難——行行停停。但我們終於平安地越過了危險的八達嶺，在下午九點半鐘到達了懷來。

九月二日 師團長要乘飛機到張家口去參加軍事會議。上午八點鐘，衛隊長和我（一共有十八人）乘貨車伴送他到機場。九點四十分鐘我們到了機場，九點五十分師團長趁飛機出發。隨着馬達的吼聲，在兩翼上印有紅日的飛機上升了，向南高飛，即刻便消失在視線之內。

因為師團長非到下午三時不能回來，我和我的伙伴，便跨上貨車想去採些葡萄。我

們到了一個葡萄產得很多的地方，一夥兒都跳到了田裏。二個中國農夫做手勢向我們說：「別摘這些葡萄！」但有幾個將他們打走了。「採吧」，葡萄的顏色已紫了；唾液從我們的嘴裏流了出來。

一小時內，我們採滿了二三汽油箱的葡萄，回去時已是中午。

今天因為吃了許多葡萄，所以我們夜飯吃不下去了。

九月三日 上午六時——輪着我偵察。

九月四日 上午八時——返。我的朋友K，是和我同時離開廣島的，曾和我同在碧海之濱，同在悶熱而窒息的車子內，曾一同經過八月二十六日的危險地帶。他現在病在醫院裏了。

哦！他到戰線來時是一個兵士，但現在却病在牀上。他一定會厭惡他自己爲什麼要生病。我非常幸運；自從我們離開日本後，我從不曾吃過一點藥，我真何等地幸運呵（我的妻子，你也應當很快樂！）

九月五日 在令人感到爽快的早晨的空氣中，我嚼着一個蘋果，作一次短短的散步。十一點鐘，在司令部前的空場上，將戰死的英魂舉行追念會，當號角聲嗚咽而鳴時

，在場的兵士都淌淚了。

哦！爲保護他們的國家，他們加入軍隊而來到華北，而且，在南口作戰，他們留給了我們他們的榮譽，我們的帝國建立的奠基石。

雖然這是光榮的死亡，但這些屍體即刻只是在小棺材中的可憐的白骨。我勇敢的朋友，你們永遠地睡吧！但當我將自己與他們比較時，我想到假使我的父母失去了他們的兒子時，他們將是一種怎樣的情況，我的淚禁不住流下來了。

九月六日 上午十時——我輪到守衛。哦，我今天收到妻子的一封信，她說她非常地思念我哩！

九月七日 上午十一時——從懷來開始出發，乘火車運送三十五萬日金到宣化。經過頤和園站；左右二面是沙漠平地。我聯想到蒙古的大沙漠平原。到每一個車站，我者見幾個中國人手執日本旗來歡迎我們的車子。第一次我看到這情形，我想他們是被中國的軍閥何等樣地壓迫着。（在這裏，我的翻譯者主張我加上一個註譯『日本人的宣傳，和漢奸』我想他的意思也許是對的。——英譯者。）

下午二點鐘——到宣化，我們坐汽車將錢帶到城內，放進了保險箱。

下午六時——在宣化中學校的司令部休息。洗了一個澡，但水很少，僅能淹沒我的腳背。哦！但現在我希望不久就能回到家裏去，和我的妻子重聚，那時候我可以低下頭，要我的妻子用她的柔軟的手替我擦背。

九月九日 職務完畢，T講述「與飛機傳遞消息」的問題給我聽。

下午六點三十分又洗了一個澡。我們中間有些人唱起歌來，有些人討論在我們軍事服役完畢後，我們將做什麼——回到我們的妻子那裏去！這在我們戰爭的生活是一齣快樂的插戲。七點鐘，我們有日本酒喝，洗過澡後，每個人飲一杯。

九月十日 在衛兵中，我和其他九個人是參謀部的衛兵。今晨八點鐘，我們乘貨車從宣化到華漕營（譯音）。

我們渡過了一條約有三百碼闊，二尺深的河。師團的行李車在泥水中前進，從貨車內望下去，我們能夠看見疲憊的馬匹在喝紅色的泥水；以及手裏拿日本旗的中國嚮導。望我們對面來的是傷馬和傷兵。在我們的貨車內，有幾個新聞記者在攝影。

看到這種情境，我們的眼睛爲淚水所模糊了。爲了誰，我們要遭受像這樣的痛苦啊

渡過了這條河後，我們的車子沿着荒涼的道路前進。這道路的本身也像是一條河，彎彎曲曲地圍繞着山，迴響着機器飛動的嘈聲。我們踏過中國兵士的屍體繼續前進。

下午三時——我們到達華漕營（譯音），我和三個朋友出外去作「強逼的搜括」。轉瞬間，我們得到了八只小雞及一些蔬菜。十一點鐘時我們煮飯；然後當這些食物好像是我們的敵人般，狼吞虎嚥地吃了一頓！

哦，我記得九月十日是我的生日！現在我把在我胃內的好東西，於心中祝福我的生日。

九月十一日 今天又是一個好日子。

在陽光的普照下，我和一個朋友出去搜括了一斛豆和一袋白糖。我們命令五個中國人替我們搬回這些東西。我們在一個大鍋子內燒豆；有幾個人則跑出去取水。又一次，我們的兵舍成了戰場！昨天我們吃了雞肉；今天則豆湯。這畢竟是從軍生活中最快樂的事情——當他打過仗後，坐在營帳內，傍着溫暖的火爐，和他的朋友們縱談關於在家鄉時的往事。

九月十二日 下午二時，我們乘貨車離開華漕營（譯音）到蔚縣。到達蔚縣時是晚間

七點三十分。由於我們步槍的恐嚇，敵人在昨天已退至大同了。

哦，我的中國的兵士，早晚你們是總要死的！你們爲什麼要退却呢？我真不能瞭解這些軍隊的心理。我聽說在這地方的是二十九軍的兵士。

九月十三日 上午八時，出外搜括東西。十一點鐘得到了十隻小雞而返。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個士兵總能得到些東西吃的！除開伙夫外，其他的人即刻將這些都吃完了。從他們的臉上，表示出好像再要些的樣子。

九月十七日 我護送師團長乘貨車到廣靈去視察第二十一師團。

這裏只有一條路，路的兩旁滿是楊柳和松樹。除了這些樹以外，我們還能夠看見高粱田的穀種是黑的。天空非常晴朗，偶而有一二縷浮雲飄過。

有些人說：『在日本，這也將是秋天。』其他的兵士便舉頭望天。在那一刻兒，這些向敵方挺進的勇敢的兵士們的心中，同時也撩起了懷鄉病，他們是怎樣地渴望着能重返到那裏去啊。

突然，『砰！砰！』——來福槍的聲音攪碎了清寂的空氣。『哦！』與我們一起的一個新聞記者說（他是從大阪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派來的）『這是什麼？一定是這些兵士在打

麻雀，會不會的？」他好像很安心似地，伸出頭去向四週探望。那是下午十一點鐘，有些人說：「我們快到廣靈了。」當我們進了廣靈城，我看見許多四十二和二十一師團的兵士，並在四十二師團中發現了幾個很熟悉的朋友。

九月廿二日 我在機塲當衛兵。下午六時，我乘坐飛機飛到另外一個北面的空軍根據地。月半的月亮（滿月，舊曆）明亮地瀉着她的白光。飛機飛迴在月光中——反照的碎光像手鎗閃耀的光線。這真是一幅美的圖景。

九月廿三日 中午，司令部從蔚縣遷移。我們趁汽車到靈邱。下午五時抵達靈邱。師團長想從這裏直接去視察在前線的二十一師團，他與他的護衛同去太陰鎮（譯音）我們到那裏是下午九時。當我們到太陰鎮時，那裏正在酣戰。步鎗和來福鎗的聲音刺人耳鼓。在那時候，月亮從雲霧裏露出臉來，照耀在山尖上——敵軍在那裏移動，我們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他們。二十一師團的司令部即駐紮在這座山下面。子彈在我們頭上飛過，我們覺到很不舒適。於二十四日午夜我們回原防。

今天中午我們離開蔚縣，開發到太陰鎮的前綫。然後再回到靈邱。我在貨車上整整地停留了廿二小時，我們不停留地急急忙忙趕回。我簡直得不到一刻休息的時間。

又輪到值衛兵的班了。

英譯者注：下一日日本的司令部被八路軍的一百十五師攻破並佔領。這篇日記的作者在平型關一役中陣亡，這次是日本人的退却，而不是中國人的退却了。

『皇軍』還活着

這是石川達三的一篇隨軍記錄，在敵國國內曾引起很大的反響，刊載的雜誌被查禁，石川本人恐因此而已不活着了。

編者

一 支那青年

部隊司令部的房子後面忽然起了火，夕陽斜照的司令部窗上，現出濃烟奔騰的影子。

笠原伍長和他部下的二個兵士首先跑到火燒的地方，把在那裏附近遊蕩的一個「支那人」捉住。他是一個二十二三歲的青年，穿着貧寒的衣服，頭頸和手足都很醜陋。

笠原伍長大喊一聲「你！但！是！不！懂！中！國！話！，！沒！法！訊！問！。！他！一！面！吸！着！鼻！涕！，！一！面！對！他！的！部！下！說！：

「你到司令部去喊翻譯來！」

兵跑去了以後，笠原坐在拋棄道旁的破缸上面，看火燒。火燄沿着牆壁，直衝二樓

的天花板，燒到棟樑，瓦片和瓦片之間閃着白光，窻裏的火燄正在盤旋。

「燒得好啊！和暖啊！」

還有一個兵伸出兩手，好像烘火爐的樣子；一面用眼釘住「支那人」的臉孔。

「這傢伙生着一副慣做這種事情的臉孔。」

青年呆立在兩個兵士的傍邊，現出一副沒有表情的呆的瘦臉，七八個兵士漸漸地走來，圍住這個青年。

「是這傢伙放火的嗎？」

「好像是，」訊問一下。「好大胆氣，居然想燒司令部！」

翻譯吐出了啣在嘴裏的洋火梗，很兇狠的樣子，問了幾句，但是青年只注視他不說一句話。他輕輕地叩着他的肩膀，還是繼續訊問下去，於是青年很輕地回答一句話。翻譯忽然舉起手來，打他一個耳光。青年踉跟地倒退幾步。盛旺的火燄中，瓦片和棟樑都坍下來，旁觀的兵說：

「翻譯先生，他說什麼？」

「這傢伙，他說自己的房子自己燒了，是他的自由。」

坐在破缸上面取暖的笠原伍長忽然起來，捉住青年的臂膊就走。「來！快來！」青年立刻走過了，兩個兵跟在後面，走了十步光景，笠原掉轉頭來，回看中橋翻譯，意味深長地對他一笑。

走了二三十丈，離開村落，四人到了楊柳岸的小河邊，兩面全是田畝，在夕陽斜照中，靜悄悄地沒有聯息。太陽正在落下去，天空染了紅色。紅色的雲影映在河水裏，一些也不波動，象徵沒有風的和平的秋天到處都有點點散在的農家，但是找不到半個人影。他們跳過幾過中國兵的屍體走到河岸立住了。野菊的殘花還在水邊一叢一叢地開着，田裏的砲彈都已積着水。

笠原立住，回過頭來，青年低頭注視似流非流的河水，一匹中國馬死在那裏，很肥胖的屁股，露在外面，浮萍貼近馬鞭的四周，頭卻沒在水裏。

「朝側面！……和你說也不懂，真討厭。」

沒有辦法，他只得自己跑到青年的後面去，率率把指揮刀拔出來。像瘦鴉的青年看到這樣的情形，立刻回頭轉來，跪在泥地上，大聲高喊幾句，合掌向他拜起來。但是笠原早已被人家拜慣，不會因此生慈悲心；不過也並不感覺舒服就是了。

「低頭！」

一瞬之間，青年停止他的叫喚，原野又回到本來的靜寂。青年的頭雖然沒有落下來，但是傷却是很深；在他的身體倒下來以前，血像是泉水一般從他的肩膀湧出來，身體落下水去，和馬的屁股相並，半身浸在河裏，只有一雙泥足朝天伸着。

二 征途

第二天早晨東方初白的時候，貨車滿載着兵開出去了。石家莊各處飄揚着日本旗，士兵們都從不安的幻夢中醒覺了。那裏已有幾十個宣撫班的人，穿着西裝和大衣，臂上纏着徽章，忙碌地做戰場工作，爲了建設「明朗」的華北，爲了宣揚日本的「正義」，並且爲了給他們安住的天地。被宣撫的他們，穿着醜陋的黑衣服，皺摺的棉衣袖上，纏着日本徽章，看到兵就笑嘻嘻地行舉手禮。這不過是表現他們可憐的境遇而已，慣於戰禍的住民，只有服從佔領的軍隊，這是他們祖父之代傳下來的習慣，兵雖然受他們的敬禮，但是并不信用他們。

石家莊的郊外，每進房子都已破碎，表示戰禍的慘狀。倒坍的房子不過是瓦片和磚頭的堆積；在非常乾燥和可怕的靜寂中，很厚的牆壁還是兀然獨立。沿鐵路的地方，日

本軍指揮村莊的人民收拾中國兵的屍體，掘了洞，埋在裏面，數十個人都疊起來，拋到洞裏去，他們好像魚一樣開着口側着頭睡在洞裏，泥土蓋上他們的身體。這樣就把無名戰士的墓建在田地裏。

貨車載着無聊的兵，沿平漢線北上，經過正定、定州、保定，晚上就停在涿州站，等待天亮。回到這裏，覺得警備兵的臉孔亦很和平，哨兵的崗位裏，居然有拿水瓶的酒給我們吃的。

第二天早晨再出發，中午以前就到了北平，但是貨車通過北平就開始前下，兵士都想，還是到天津去啊！

「部隊長，到天津去幹什麼？」一個兵伏在黑暗的貨車角裏，開始發問。他叫平尾，一個勇敢的一等兵，吃醉的時候，時常拍着大腿，高唱東北鬍匪的歌。

倉田小尉從眼睛裏放出柔和的視線，對他和藹地微笑，好像是窮於應付的表情。

「變更戰線的話，應該是從北平沿平綏線到張家口去啊！平尾一等兵像不滿意的樣子說。

「天津現在不是沒有戰事嗎？」

「是警備天津吧？」

「我也不知道。」倉田少尉靜悄悄地回答，好像是無話可說的樣子，微微地笑。爲了透些光線進來，把貨車的窻略略開些，從這窻隙中向外望出去，沿路枯死的高梁像一條花紋一樣，向後跑過去。夕陽斜照的田地上，農夫們正在工作，這裏已經是和平之鄉了。

這天夜裏到天津，兩晝夜貨車旅行的疲倦，到此方才告一段落，兵士們嘆了一口氣，彎着腰立起來，背着行囊，跳到軌道上。正在這時候，大隊司令部的傳令兵跑過來叫道：

「不要下來！上去！上去！就要開車了。」

兵士們慌張地又跳上原來的火車，大家的嘴裏都哼着，「究竟要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很長的軍用列車，載着不知何往的一大隊兵士，又開車了。看帶在腕上的指南針，方向是朝東，這好像是到二個月以前上陸的大沽去。此後，或許是凱旋了。

但是那天夜裏，駛過塘沽以後，火車繼續向東北走。

是俄「滿」邊境啊！這個謠言突然一種很大的衝動傳遍了列車之內，一定是和蘇聯開

戰了。新的緊張使他們沉默起來，這次的敵人是蘇聯了。俄國陸軍可怕的勢力是他們所熟悉的，邊境堡壘的完備亦時常聽人家說起，現在不用說，當然只有惟命是從，用不到逡巡。但是猝然又想起故鄉的山河。啊？……糟糕！那天夜裏見車裏睡不着的兵很多。

倉田少尉背靠貨車的鐵板門，盤腿坐着，從懷裏拿出小簿子，開始記今天的日記。這是出師以來，就是在激戰中亦沒有中斷過的日記。他是一個很有規則的人，寫了幾筆很短的日記以後，從背上行囊中拿出印着紅色「軍事郵政」字樣的明信片來。

「大家都好嗎？先生亦很平安地活着。希望你們早些長大起來，爲國效勞！」這樣的一封信。他是故鄉鎮上小學校的教師。（這是怎麼和平的生活！）如果是到俄「滿」的邊境上去，應該對擔當的一班小學生，寫一封誠心誠意的告別信。但是軍隊去的方面又却是屬於機密，他想到這封信給與兒童心的衝動，又躊躇起來，不過終於又添上一句：「我想我們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這一句在沒有給予兒童影響以前，他自己的心早已受了影響。他自己吃了一驚，抬頭看車內的四周，本來醒着的兵也都瞌睡了。都是非常天真非常順從的青年，他錯覺他們就是他的學生。這裏沒有新田上等兵，亦沒有水上一等兵和多賀一等兵，他閉着眼，想起獻縣郊外的戰鬥，我還沒有死！覺得很奇怪，居然沒

有死！這是一種焦燥不定的心緒。或許這是一種到死爲止的不安。他突然想激烈地打仗，這次再到戰線的時候，一定莫名其妙地衝過去。這樣想着，他的臉紅起來，心臟亦跳得厲害。

又在貨車裏，迎着黎明。縮在車裏的平尾一等兵，被車窻裏射進來的晨光照醒了，立起來打個呵欠說道：

「Y！想洗臉哪！冷水洗臉多麼舒服啊！」

同一車廂裏四十個兵士都有同感，反而笑了，已經四五天沒有洗臉了。

「我想慢慢地拉糞啊！」

大學畢業的近藤一等兵說。自從離開晉寧以後，連到廁所去的工夫亦沒有。貨車沒有這種設備，各站停車的時間又過短了，兵士們的肚子都有些毛病了，但是下午到秦皇島站的時候，停留二個鐘點，在這時間裏，近藤一等兵的要求，完全滿足了。並且還分發了三天的攜帶食糧。

貨車又繼續向東北開去了。錦州、溝幫子、新民屯。……到奉天的時候，兵士們已經因爲運動不足和無聊，都呻吟於難以名狀的憂鬱中，失去了活氣，行動非常遲鈍，心

緒又是很焦燥。

西澤都隊長和他的副官坐在前部的裝甲車裏。他走下月台以後，也伸手伸腳磨擦硬化的關節的痲痺。兵士們下車以後，都盤腳坐起來，因為立着的時候，全車太痛苦了。一個鐘點休息以後，他們又坐到別的列車上面去，這不是貨車，是一輛客車，有廁所，亦有盥洗室。列車出了奉天開始南下。

凱旋啦！沒有一分鐘，傳遍了整個的列車。萬歲！凱旋啦！已經不想能夠再見故鄉的河山和家庭，而居然又可以實現了，大家的欣喜是沒有辦法制止的。

在火車裡過了一夜，到了大連，部隊都分宿在民家裡。等後來的部隊到了，一同趁船凱旋回去。大家都是這樣想。這天夜裡，他們在大連的街頭趾高氣揚地游蕩，喝着酒，唱着軍歌，也有買了送回故鄉的禮物。

第二天，全體集合，每一個中隊都點名的時候，部隊長的通告來了。

「還不是凱旋，不許買禮物。」

排隊走到市街的盡頭，趁在預先準備的幾十隻小船裏，演習敵前上陸。兵士們方才知道又要到新的戰線去了。

到什麼戰線上去？誰也不知道中隊長、大隊長都不知道。部隊長或許高島部隊長自己也不知道。一切都是應該嚴守秘密的軍機，就是兵士們拋在郵政筒裏的信，不到時候也是不能送出去的。

第三天西澤部隊趁船了。這是一隻船舷漆數字的輪船，桅桿上面，高掛着軍用船的旗號，部隊長艙裏值班的近藤一等兵，在房裏發現一包密封的文書，上面用紅筆寫着，「出口後三小時啓封。」內容是上陸地的軍事機密地圖，是從上海到南京附近沿江一帶非常精密的地圖，像網一樣的每條小河旁邊，都註着闊、深、腐泥的深淺，可以過河的地方，道的闊狹，雨後泥濘的地方。這是等待他們的新戰場。

船不拉一聲汽笛，前後三隻，駛出大連，兵士們打開圓窗，默默然望着遠開去的大連和附近的小島，把買來的禮物都拋在海裏，倒在鐵格子的床上，靜悄悄地睡了。

五 牛

太陽落山以前，中橋翻譯受了步兵砲隊的委託，到村莊裏去徵發馬匹，這是一個五六百戶人家的小村，跑了二十分鐘，就知道是沒有馬的，拖砲車的馬跌在河裏，折斷了腳，倘使沒法補充，明天的行軍，就要遇到困難，兵士知道沒有馬，只得想用牛來代

替。

「牛是有的，是水牛，沒有關係嗎？真是以牛代馬了。」

中橋說着笑了。他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戰爭開始的時候，就想做翻譯，因為年紀不足沒有被採用；後來他又想提出志願書，方才允許他從軍。他的血氣很旺，但是身體好像很瘦弱的樣子。

村莊盡頭的農家茅屋裏，繫着一隻水牛，他們決定把這條牛牽去。翻譯從房子的後門向裡一望，看到縐紋滿面的一個老婆子正在灶下燒火。

「喂！老婆子，」他立在門口說，「我們是日本兵，要你的牛，對不起，我牽去了」。

老婆子提起尖銳而枯槁的嗓子，拚命地反抗：她說：「你們不要瞎說，這件牛是前一個月剛買的，給你們牽去以後，不是連田也不能種了嗎？」她揮着兩手從灶間出來。

這時候三個小兵已經把牛牽出茅屋，正在商議牠的用處。老婆子稍有些歇斯的里症的樣子，看到這樣情形，大吃一驚，衝開牽博繯的小兵，跨開腳，立在牛的前面，拚命地叫喊。

中橋翻譯突然格格地笑起來。

「這個莫名其妙的老傢伙，她無論如何不肯放棄她的牛。她說她有二個兒子，拉一個去幫忙到沒有什麼，把牛拖去是絕對不行的。」

兵士們圍着青筋暴露的老婆子和水牛，格格地笑。

「……拖砲車嗎？」

但是天已經晚了，太陽落山以後，危險更多，大家商議結果，還是決定把牛牽去。

「……」一個小兵撇開老婆子，牽住牛的繩繩。

但是老婆子飛着口沫高聽叫喊，還是不肯放棄她的牛，「這個畜生！翻譯罵着，……老婆子不堪一擊，就跌在道傍的泥田上，兵士們又對他身上拋了許多污泥。」

「總算留她一條老命，戰事完了，還要還她的牛咧！」

牛在泥土的路上，開始慢慢走起來，兵士們都感覺非常舒服。這塊大陸上有無限的財富，這都是……這附近住民的，……好像野生的水果一樣，都開放在兵士們的前面，任他們意之所欲。

但是這條水牛終於施報復了。第二天早晨出發以前，整理完了等待命令的時候，這條水牛拖了砲車跑到泥田裡去，兵士們不得不化了許多力量去拖起來，弄得混身全是腐

泥。

四 姑娘

早晨點過名吃過飯以後，沒有規定工作的兵士們都笑嘻嘻地從營房裡出來。有工作的兵士們也因為要徵發食糧到外面去了。這次進軍很速，同時輸送食糧到前線去，要化很大的費用，所以前線的軍隊都採用就地徵發主義，供養軍隊，華北方面爲了作戰後宣撫工作，就是微細的徵發亦都一一付錢；但是在南方戰線除了自由徵發以外，沒有什麼辦法。伙夫值班的兵士們時常從田地裝滿載了蔬菜回來，或是在豬的頸上套了繩子，蹶着牠的屁股牽回來。

不久以後，徵發做了他們外出的口實，時常常暗語用，尤其「……」一句話是當作找姑娘的意思。他們想看年輕的女人，只要能夠看到臉孔也好，後影也好，照相畫像也好，甚至只要是像徵年輕漂亮女人的東西就好，女人用的手帕和刺繡的絹鞋，他們也如獲珍寶似的拿回去在大家的前面示威。

但是追蹤敵軍所到的村莊裏，年輕的人差不多沒有，只有老年人和孩童留在那裏。青年的男子不是編入軍隊，就是被徵作挑夫。年輕的女子不是跟着退却的軍隊到別的地

方去，就是自己找避難的地方去了。她們幾次三番地經過內亂，知道遭受戰禍的地方，年輕的女人是受蹂躪的，所以出去找姑娘的兵士雖不少，消受豔福的却並不多。

這天早晨，戰友們三五成羣的，啣着香烟，又出去找姑娘；斷垣殘壁的支塘鎮街上，都是遊蕩的兵士們。

近藤一等兵在村落盡頭的農家破屋裏，看到一個年輕的女人。

「在這裏，在這裏。」他對同行的兵士們說。

女人從黑暗的房子裏，注視他們的動作。從外面看進去，也可以知道，她還不滿二十歲。近藤等四個人，蹣手蹣足地跨過狹長的菜地，大胆地立在這家農家的簷下。

女人立在很小的芭門裏面，這一間很黑暗而且狹小的房子。犁頭鐵耙靠在壁上，很壞的家具堆積在一邊，面盆裏放着乾爛的白菜和馬鈴薯。

「喂！姑娘！」一個兵喊着，嬉嬉地笑，她的臉色非常緊張，表示恐怕的一雙黑眼睛閃閃地發光。輪廓很美麗，但是衣服和頭髮都很醜陋。

「這個女人倒還不差，就是太髒些！」還有一個兵表示美中不足似的說。

「進去看吧！」

近藤一等兵說着，去推板門，裏面好像下了鎖。但是他屏息用力撞了一次，門就開了，門門和鎖分開來，落在地上。

他輕輕地跨進一步，這時候女人突然倒退一步，舉起右手所拿的手槍，扳了一次，格的響了一聲，彈子沒有打出去。

近藤連忙低下頭向她的胸部衝過去，瞬息之間，把她打倒地上，奪了手槍立起來。「畜生」他喘着氣說，「她不是平常東西！」

後進來的三個兵把她圍起來，她橫倒在地上，一點也不動；只有她高突的胸部和腹部，在每次急促的深呼吸的時候，上下地波動。

突然，他們……這抵抗的女人……

「剝這傢伙的皮，近藤說，但是他覺得自己的話太……於是又低聲地加下幾句：

「或許是間諜也未可知，身上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女人非常醜陋，沒有穿襪的腳脛和手都滿塗着泥和灰。兵士蹙着額用手撕她的衣服，露出襯衣來，這已經因為醜陋而變成灰色了。

末了，終於在她的上衣袋中的布做的錢包裡，發現一張類似速寫、不懂所以然的符

號。

「看！是間諜！」

近藤撫摸着奪來的手槍說：「還有嗎？」

其餘的兵又撕她的襯衣，於是突然間，女人雪白的全身肉體，呈示在他們的眼前，他們的眼睛感覺眩惑，不敢正視，肥胖的胸部兩旁，高聳着乳峰，豐腴的腰間曲線，浮刻在黑暗的地上。近藤不知不覺又扳手槍的扳機，依然沒有放出去。

「畜生！我差一點給她結果了。」

「她一定是間諜，普通的農家婦女斷乎不會有手槍的。」

近藤一等兵換左手拿手槍……。女人的眼睛閉着，她在她的身上上下下看一遍，性的要求又湧上來。這是一種莫名所以然的衝動，只覺得肚子裡發熱。

他不說一句話，右手……好像製標本的樣子，把她的肚子切開了，看着她掙扎顫動，終於不動了。腥紅的血從身旁流下去，滲透傍觀兵士的皮鞋底。

門外皮鞋聲很響，三四個兵士的臉孔從窻口望進來。

「做什麼事情？笠原伍長說。」

近藤一等兵拭着刺刀的血，簡單地說明事情的經過，并且把寫着符號的紙片交給他看。

「我想她一定是間諜，所以把他殺了。」

「可惜！可惜！」

他啣着香烟，跨過菜地，走向路上去了。

五 醫學士

疊起石頭，造成馬蹄形的灶，上面放一條鐵棒，吊着六只飯鍋子，六個兵盤腳坐在旁邊，等待飯熟。是中午的時候，沒有風，民房的屋角裏，照着陽光，和暖得幾乎想睡覺。聽說從上海經羅店、嘉定的友軍，昨天已經佔領太倉城。離這些人十步左右的壁角裏，堆積着大批垃圾，腥紅的豬的肋骨和肚腸擱在上面，露出牙齒的豬頭也滾在那裏，這是昨夜吃掉的東西。

近藤一等兵伸直二條腿，坐在地上，頭頸照着和暖的陽光，玩弄剛才奪來的手槍，他沒有用過這種槍，現在正在研究牠的使用方法。這是一枝舊式的六發蓮蓬槍。

他拿出剛才未曾放出的子彈，放在掌上玩弄，又想到剛才的女的事情。他在醫科大

學裏畢業，並且在研究室裏做過事情。切開女人的屍體，本來並不算希罕，但是殺死活的女人，這是第一次。

現在他並不覺得殘酷，倘使是間諜，當然應該殺死的。用手槍打死或是用刀殺死都是一樣的。不過他想，從活到死是這樣容易轉換的嗎？這是他到戰場以後幾次三番想過的問題，殺了女人以後，對於這問題更有深刻的感想。

本來醫學是研究人體的一切生命現象的，一般醫學家者都爲此化了一生心血，拚命地從事研究，但是這研究目標的人的生命現象是這樣脆弱，居然可以用這樣極小的努力來消滅牠。生命這件東西在戰場上是如何被人家輕視侮辱啊！

這究竟是什麼一會事？近藤醫學士想，無論是敵人或是戰友，被人家做殺戮的目標實在是對醫學那種學術的侮辱，自己是一個醫者，但是居然侮辱醫學。

這樣想來，他覺得走入迷途，感覺混亂。——慢說，我的生命怎樣呢？倘使我的生命也受敵軍輕視的話，那末在我生命上的醫學又將怎樣呢？一定是更被人家輕視了。

的確，自從到戰場來以後，但從來沒有受到醫學士的待遇，他的知識也未會應用過。他的智性睡覺了。不錯，戰場裡是不需要一切智性的，他想。這樣想法，是不是可以

明確地解決他的問題，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在這樣環境之中，他覺得這種想法是不得其所的，於是打斷他的思索，揭開噴漿的飯鍋子蓋，微笑着，對旁邊的兵士說。

「剛才被我殺死的姑娘真漂亮，給她活站着多好啊！」

魯南遇險

去文見同盟社記者小田善一在魯南遇着中國遊擊隊的記錄，敵軍孤軍深入，其所冒的危險，即在敵人自供中，亦可看出。

慘澹的星期日

在津浦綫濟南之南約三十五里，以孔子的生地及孔廟而有名的山東省曲阜的一個人家，在這裡設有同盟社野戰支部。這一個小組組織裡的份子，是記者菅沼和我，無線電技師阿部，連絡員前田和山崎，大家正等待機會，而頭一天晚上，攝影師柳澤和攝影記者橫田也從濟南來了，所以全體共有八人，規模相當不小。這時是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時。

這一次的前線，大家都預料在徐州的大會戰，但是聽到北上參加同樣的津浦戰隨軍的伙伴（同盟社國外通信部部員藤岡正治）戰死的消息，誰都爲之黯然。因此在閒談中，話題大都以死與活爲中心。

後來我們聽到「××部長爲了指揮前綫部隊，到南約七里的最前綫鄒縣去」這樣的話

，我們正爲近來戰綫膠著所苦惱，經過一度商量，決定由柳澤，橫田，管沼和我同行去找尋機會。

「哪！卡車去總得要一個鐘頭，你們看！毛毛小雨，真洩氣。今天十三，是星期五嗎？」

坐在柴火旁邊的菅沼正玩弄着一塊銀元。在前綫誰都忘記了星期，橫田模出懷中日記：

「星期日呵！」

「星期日？」慘澹的星期日，這是那個大砲攝影記者××的一首得意的詩哩！」

收拾好了小型攝影機的柳澤，悠然地掀起「慘澹的星期日」，聲音異常幽美。接着四個人穿好灰色的皮外套，去會××部隊長。

「下午五點回來，請做好點心等我們。」

我留下這樣的話給四個沒去的人。

部隊長的宿舍，正開着大朵的梅。我們穿過那清香滿鼻的庭院，在屋子裡將柳澤和橫田介紹給部隊長。

「你要是戰死了，攝影機送給我罷。」部隊長一面在看柳澤的攝影機，一面在開玩笑的說。

外面停着一輛小汽車和一輛卡車。

開小汽車的是上等兵今井，××部隊長栗栖部隊長登部隊長等坐在裡面。卡車的司機人是一等兵河本，中島繙譯，我們四個人，此外還有十幾個兵。我們是坐在左面的邊上，橫田，菅沼，柳澤，以及我，這樣順序下來的。

坎坷的道路，車子震動得很厲害。已習慣了前綫卡車生活的我們，並不感到怎樣痛苦，大家坐在木橈上，攤開昨晚橫田從濟南帶來的雜誌讀着。

小雨紛飛，麥田添了一層青味，遠遠的嬾娜着縷縷微烟。寒氣雖襲人，但總感到一種春近了的溫爽。

手溜彈之雨

「已經走了一半路了，下一個村子就是孟子的出生地臯村。」穿着中國服裝的中島繙譯說，伸頭向前面看時，車子已駛入一個小村子，這時正是十二點三十五分。

當想着轉過路旁的那個灣曲着，忽然前面那輛小汽車停下來了，跟着我們這輛車下

也煞住了。看過去，小汽車上的司機今井上等兵和登部隊長推開車門，陡的跳出來。同時，前面有個襤褸的男子正在跑着。

這個時候，攤放着雜誌的菅沼的膝上，突然落下一個很重的東西，菅沼下意識地就隨手丟開，從柳澤和我的頭上飛過去了。啊！這却是中國兵擊的手榴彈呀！

菅沼到前線上來還不久，並未看見過手榴彈，所以這個時候完全是無意識的舉動，但我們却爲之心胆俱裂了。右劈拍的聲音，四面巡視一周，離開卞車右後方六米突的地方，有座瞭望台樣的兩層樓屋子，從它的窻子與泥牆那面冒出烟來。空氣中充滿了殺氣，路的兩邊有乒乓的鎗聲，大家低着頭彎着腰從卞車上滑下來，這其間誰都沉默着。

從卞車上逃下來，爬行了兩三步，便穿過小汽車與卞車之間，像夢遊一般我衝進右手那道泥牆。

這完全沒有理由：也沒有什麼判斷，整個是無意識的，至於幸與不幸，那就決定於最初的第一步。這是戰場的宿命。橫田，菅沼和我一道，但看不見柳澤。自然也沒有搜尋的餘裕。

手榴彈的炸裂聲，卞車，小汽車，成爲轟炸的對象，夾着一片槍聲，緊張而又淒厲

路旁的人家，門都關得很緊，登部隊長護衛着××部隊長踢開門衝進去了，進門時××部隊長用手着，他的左腿濕淋淋的流着血。

「部隊長，不礙事嗎？」我說。

「沒有什麼關係，中了一粒鎗彈。」

登部隊長的右足也穿通一粒子彈，粟栖部隊長的右腕也被手榴彈的破片炸傷，其他兵士幾乎都受了傷流着血。其中祇有兩個兵士無恙，他倆伏在土牆裡應戰。登部隊長口中喊着。

「集合！部隊長在這裡，集合！」

鎗聲很密，兵士們都未聽見。而我也拚命提着嗓子喊柳澤，同樣毫無回音。遠遠近近，士兵們都散開了，雙方的鎗聲越發厲害。

卡車燃燒着，冒着一團黑烟。

「完了！到了絕路了！」共同的這種感情，刺在每個人心胸裡。

「還是進去罷！」

××隊長下了命令，扭開鎖，大衆跑進屋子。這時我攙扶着卡車司機人河本一等兵，他的腹部喫到手榴彈，血染透外衣在呻吟着。這其間我不知掉過幾次頭看怎麼樣，也看不見柳澤的影蹤。

待死的人

屋子四面是土牆，面積約三丈見方，異常簡陋，當中有張小床，還有些瓦罐，罌子藜草之類。打破了的門也關不上，左手一個三尺方的窻子也沒有方法擋起來，苦心經營的結果，在當中掛起草墊來。背後有個一尺方的小窻，就從這裡射進一點光來，這真是個陰鬱之家。

栗栖部隊長讓××隊長坐在這窻下，拿我的外套皮大氅緊緊地圍住他。

「喂！登！立刻派連絡兵出去！」

「噢！誰沒有受傷？」

「是！柏木軍曹！」

「真島一等兵也很好。」

「噢！那麼就是你兩個人去罷。要小心，帶着槍去。」

這是登部隊長的命令，他倆向××部隊長行了舉手禮，倏地回轉身子就走出去了。現在殘留下來的，全體十一人。其中，自××部隊長以下五名兵士受着傷，什麼也不能做，而成爲累贅的我們這三個新聞記者却平安無恙。

「登！注意門口！」

應着栗栖部隊長的聲音，年青的登部隊長，雖然帶着傷，也很活潑的，一手握着手槍，把守門口，在瞭望門外，不時掉轉頭，

「安心呵！部隊長在這裡，大家提起精神來！」這樣地吼着。一會，

「傢伙來了！手溜彈！手溜彈！」

在登部隊長的喊叫聲中，大家都低下頭。

「兵！」牆外來了一陣破裂聲，牆裂開兩米突左右，耳朵，鼻子，都衝進灰土，頭腦似乎被炸開，牆搖欲搖倒。

以手溜彈開始，中國兵漸次逼近，隔着約莫六米突的庭院的土牆背後，正以這屋子的門與窗爲目標，在鎗聲中集中手溜彈。二發，三發，牆上滿是洞，灰土飛散。

現在所能使用的武器，祇是三柄手鎗，而子彈連贖下的幾發也用完了，其外還有軍

刀與短劍。××部隊長用着極悲痛的聲調命令着說！

「這也是命運，重要文件和地圖一齊收拾好。」於是扯下自己的肩章掛在牆上，靜靜地閉着目，我們也更不能不有這種覺悟了。每個人急忙地在袖珍簿子上潦草地寫了遺書之類的東西。

河本一等兵

「這裡到底是叫什麼村莊？」誰也回答不出。

其間，手溜彈不斷的擲來。突然轟地一聲，和炸裂同時，屋子裡立刻充滿了火焰與黑烟，什麼也看不見，硫磺氣熏得人發暈。

「啊！中着了，手！給我紮紮手！」

這是登部隊長悲痛的聲音。透過黑烟看去，部隊長的右手，汨汨地流出鮮紅的血來。因為沒有繃帶來作救急手術，祇好用一種簡單止血方法，咬緊牙齒耐着包紮疼痛的登部隊長，臉色蒼白。

祇能由栗栖部隊長來代替守門的工作了，屋子裡加重悲慘，整個陷在絕望的氣氛中。而我，因這手溜彈而跳起的石塊，正打在胸口，覺到稍微的痛。

「痛呀痛！請殺掉我罷！」

這時，囑着唇低低呻吟，忍着苦痛的河本一等兵，受不住了哀求着。原來他的腹部，爲手榴彈所炸傷了。

「忍耐點！河本！不過一點，這算什麼傷，男子漢！安靜一下。」

栗栖部隊長小聲叱責着他。

外面依然是無動靜的沉寂。可是誰也不會作敵人已退的念頭。其間，「哎喲！哎喲！」河本一等兵在哼着，大眾都被他這哼聲所攪擾，同感到他那難以忍受的痛苦。

「哎……喲……哎喲……痛……痛呀！做做好……事罷！」

斷續地說完這話，河本的頭一垂，什麼聲息也沒有了。

屋子裡顯得鬼氣森森，擦了火柴一看，是一點三十分。

我讀了一遍我的袖珍簿上潦草寫下來的——

「要殺就要痛快地殺

連名字也不知道的村莊

在這樣的地方死

黑暗而看不见。

抱恨呀，在這里死了呀，

諸位，再會！

十三日，下午一時半」

私入第二個人家

我們又移入第二個人家，原因是不能再拿那個屋子作「籠城」之用了。

這一家比較大些，正廳裡有張床，××部隊長睡在上面，登部隊長睡在他旁邊。登部隊長的右手有圍巾吊着，那上面滲透着赤黑的血，有不敢正視的模樣。還有栗栖部隊長的膀子，血也出得很厲害，我掏出醜陋的手帕，來替他綁上。在右面窻下，安井，池原兩個上等兵執着手鎗守望，肩部受傷的原田上等兵，以短劍撐着地，當作手杖似的立在那裡警戒。

兩點五十分了。

雞在啼叫，由牠的聲音傳來一種和平氣氛。每個人都凝神靜聽，狗吠起來，雞却不
再叫，遠遠的似乎有鎗聲。大概我們的救兵來了，於是焦燥飛去，橫田攝了一張內全景

，菅沼和我詳細寫下截至此時的狀況。××部隊長看見了突着說：

「就用生意眼了嗎？」

援軍還未來，我向登部隊長說：「天快黑了，我們到曲阜去報信，好嗎？」

「不行，你不行！」

懊喪着便摸出烟捲來，剛抽上一口。

「禁止吸烟！」栗栖部隊長聲色俱厲的。

百無聊賴，於是想到中國兵爲什麼不襲擊進來。假使他們再逼緊一步，除了死，我們沒有第二個方法。還是他們以爲我們都完了呢？還是他們怕被包圍呢？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謎！一個神秘莫測的謎，中國遊擊隊兵士的謎。

四點二十分，聽到外面日本話的聲音。

「救兵到了！」不知是誰叫着。每個人被這句話驚醒，像從恐怖的深阱裡飛上來，死亡，死亡中的倖免。

奈良，沖田，兩個部隊來了。我們於是逃出險境。

這一次死去段埒，角，遠藤，三上等等，河本，竹下，
，三一等等，
中島榮吉

繙譯，還有個柳澤文雄攝影師，共計八名，其他都受了傷，除我們三個記者外。損失是汽車卡車各一輛，槍九枝，子彈三千發。

直到此刻寫這篇文章，我依然不明白中國兵此種行動的意義，難道這就是游擊戰的小規模表演嗎？

附錄

觀戰雜錄

Jock Belden

電報局小景：

在一次特殊慘重的轟炸以後，我企圖發出一些電訊報告。電報局的管理員姓潘的躲在桌子下面望着我，胖胖的面孔在痙攣着。

「今天晚上我再不願發送什麼電訊了，」他說：「那是太危險了。」

可是我不願一點不爭辯地就錯過了這機會。所以說：

「你是一個電報員，你必須發送電訊。你的國家將誇獎你。這是你的義務，這也是你的責任啊。」

「我辭職就是，我就要回家去了。」他啜泣着。

於是我就蹲身往桌底下去攬着他的長袍子。

「來，」我說：「彈火早已停止了。孔夫子曾說過：『知之非難，行之唯難。』你和我

都很恐慌，這是很容易曉得的，但我們不能讓外面人曉得我們是恐懼，我們必須做出一點事來啊！」

我很快也很含糊地說了這麼幾句，再沒有別的話可說了。但這些話居然發生了效力。

「滿好，」潘說，「我就發送十個字出去罷！」

×

×

×

在一個彈火叢中的旅司令部裡，我處若泰然。有五只中國菜搬在我的面前，我就用筷子啄來吃，手有些發抖。一個士兵坐在我旁邊望着我。我告訴我自己說，我不是恐懼，我是因為僕僕奔走着並且因為太過興奮，所以是精疲力盡了。我不喜歡這個士兵對我這樣地望着。

×

×

×

一位副官坐在外邊庭園中，扇着扇子，他拿了一只椅子給我坐。子彈正好在我們頭上飛過。

「瞄準得太不行了，」這位副官說，「這真不算什麼。在空中爆裂時彈片都堆在一起

。真使我們麻煩的倒是那些蚊子。」

我也就開始注意那些蚊子。我告訴這副官說，在我的本鄉經吉賽，四只蚊子能扛起一個人。他聽了似乎很驚奇，因為他想祇有在蒙古生長的蚊子才會那麼大的。

「當我和馮玉祥打仗時」他也吹起牛來了，「我們常常用蚊子載運藥品到前線去呢」。

一位站在我近旁的年輕官員用手指向我點點，驕傲地說：「你是講不過這位副官的」

×

×

×

我告訴一處地窟中的人說，當他們的鎗砲發射時，我是多少驚嚇啊！這樣，他們就歡迎我進了他們的地窟。十多個士兵們把一連串問題向我投射了過來。他們大多是鄉下人，對我當然是很好奇了。

美國在那裡？他們需要知道。那有多麼遠？怎樣到那裡去，乘船還是火車？美國有山嗎？爲什麼在美國每個人都跳舞？這真討厭。你已廿七歲了，爲什麼還不結婚？在美國也有肥胖的人嗎？

×

×

×

有一位團部的值星官，用文縷縷的話問我：「你的尊見如何？中國應否作戰？」

我告訴他是的，中國應該作戰，假使不，日本就將奪取，「花北」和「花南」（指華北和華南——譯者），這樣中國就亡了。上面這些話是一位士兵在昨天告訴我的，但這也正是我的意見，所以我就覆述了它。

值星官就不作聲了。我們一起散步了一忽兒，然後互道再會。

客氣地和我說：「謝謝你。」

「外國人對於那些事究竟怎樣想法，實在是很難了解的。」這是他臨別時說的話。

「外國記者祇到中國，却從來沒有過日本。」一位日本步兵隊長向我這樣說：

「對於一個問題，他們應該聽聽雙方的意見」啊。他接着說：

我承認他的意見是對的，但我必須指定一點：中國兵士常常歡迎我們，但日本兵士却以豬叫聲和刺刀，來歡迎我們。

「我們並不要作戰 這隊長說：但中國人先向我們開火。」

×

×

×

我又和一位中國步兵隊長作了一次片段的談話，我先問他對於當兵的興趣如何。

「好，我也不必撒謊」他說：「這味道並不怎樣好，但也並不怎樣壞。我沒有多讀書

的機會。在我當兵以前，我稍懂得一些英文，但以後我就沒有機會再學習了。我一直不能看到我的妻子。一個兵士即是結了婚也沒有意思。」

戰爭中的一街段景：

在草蓆下面堆着五十具屍體。有二個兵士跑來搬出一個屍體到路當中，讓別人在這屍體的胸部貼上一張寫着它的姓名的薄紙。然後，再給它攝了一個影。

我問幾個站在近旁的兵士，他們真的曉得這些死者的姓名呢？還是隨便捏造的。

「他們是我們的朋友 回答是：『我們怎會不曉得他們的姓名？』」

野戰塲上一瞥：

在強烈的陽光下，我在戰塲上走了一小時，最後跑到了兩位中國工人的身旁，他們正坐在二張蓆下的石塊上。

來，請坐下。這已經涼了。他們說。

他們給我一杯鹹澀的水。

「你們可曾看見日本兵？」我問。

「不，他們已對打了兩天了。今天不開火，所以我們回來。請告訴你們本國，設法使他們停止戰爭罷。戰爭使我們不能工作。使我們沒有飯吃。」

(11)

K. Zveadz-Rogov

二月十一日夜間，我隨同一羣中國的軍官到了津浦鐵路南段的前方司令部。在一間鄉下的泥屋內正進行着軍事會議。指揮部製成了保衛這一段的未來計劃。

從日本軍隊在這一段出現時起，到現在已過了兩個月。在這個時間中，日軍遭受了極大的損失，通過了一百五十公里的鐵路線，又構成了由軍事根據地算起，延長了一百公里的新戰綫。津浦鐵路南段上的戰爭，真出乎日軍司令部意料之外始終採取了最激烈的戰鬥方式。中國軍隊的反抗力量顯地是增大了。

現在，正是深夜時候，指揮部在製作着新的計劃。二月十日的夜間日軍在兩處地方渡過兩聯隊人了。接迎着我們的，東戰場的總指揮于學忠將軍對我們講述了一遍戰線上一般的設備。

次日，總指揮在戰綫的這一段的一個負責的地區上對我詳細講述了一番關於戰場情

形的話。在蚌埠失陷後的九天功夫內，日軍屢次——晝夜數次地——企圖渡過淮河。在反抗日軍的進攻時，中國的兵士們表現出了非常的頑強與勇敢。在這些日子中日軍的損失很大。爲了襲擊淮河北岸的堅固的中國軍力，日本指揮部調集四師團人，同時用五十尊大砲和二十四架飛機活動着。

二月十日的晝間，日軍的砲隊開始用猛烈的炮火掃射河北岸了。同時飛機也向中國軍隊的陣地拋了幾百枚炸彈。每一刻鐘內，在中國的陣地上面總有日本飛機的響聲可以聽見。中國的軍隊，在猛烈的炮火下，在由飛機丟下的炸彈下，英勇地守住了自己的陣地。

日軍爲了破壞中國軍隊的反抗力量，開始用起化學彈。直到深夜，日本砲隊的慘酷的射擊才沉默了下去。在中國軍隊的堅強性上的確被日本的砲彈破壞了不少。在半夜裡面，日本軍隊乘着汽艇渡過了淮河。乘在船上的日軍用機關槍掃射着，中國軍隊由河岸撤退了。撤退的經過很有秩序。日軍企圖向小蚌埠方面恢復突擊的計劃宣告失敗了。不用管日本軍隊如何渡過了河和破壞了中國軍陣地到如何的程度，日軍是已經不能繼續攻擊下去了。

中國軍隊爲了防禦淮河北岸，放棄了被動的防禦戰略，改爲運動戰了。在這樣轉變的結果上，日軍便成了雖擁有很大羣的軍隊，而却只能在這一塊地方活動了。

我從前方回來時是搭乘的難民列車。是一長串，各式各樣的，裝滿了和平的人民的車輛。難民們把凡是自己能攜帶的東西都帶着。在撤退的時候，民衆帶走所有的食糧和燒掉一切燃料，爲了不使他們落在敵人手中。

在候車的車站上，我們在一個從浦口逃來的鐵路職員的家中吃了一頓午飯。鐵路職員對我們述了一番日人如何佔領浦口的事：

「當我們的軍隊由浦口退出時，全城已經完全籠罩在火燄中了。大火繼續了三天。結果連一所完整的房子也沒留給那些日本人。其餘許多地方大多如此。」——他結束着。

日本軍佔領着城市的廢墟，燒燬的村落和荒廢了的田野。中國軍隊在撤退時破壞着橋梁和道路。女人、老頭子和小孩們都逃避開了日本的強盜們。幾十萬的和平的民衆拋棄掉城鎮和鄉村，人羣沿路走着，填滿了無盡休的列車。不管他們自己的情況是如何悲慘，但都相信中國民衆的最後勝利。